

童年创伤性经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干预研究

丁丽娟, 薛瑶, 周霄婧, 邓媛华, 周小燕*

延安大学延安医学院, 陕西 延安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要

童年创伤性经历(ACEs)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 已被证实对个体心理社会功能发展具有深远的多维负面影响。本文以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主线, 并结合发展性创伤障碍(DTD)的理论视角, 从生物-心理-社会机制层面系统阐释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ACEs不仅可诱发青少年期抑郁、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典型心理病理症状, 更可能通过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前额叶-边缘系统神经环路、情绪调节能力与社会支持系统, 导致认知功能缺陷及社会适应能力退化等长期后果。本文系统综述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重点分析其心理健康问题的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 为临床心理护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青少年, 童年创伤性经历, 心理健康,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Its Intervention

Lijuan Ding, Yao Xue, Xiaojing Zhou, Yuanhua Deng, Xiaoyan Zhou*

Yan'an Medical Colleg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Received: May 5, 2026; accepted: May 29,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hildhood traumatic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丁丽娟, 薛瑶, 周霄婧, 邓媛华, 周小燕. 童年创伤性经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干预研究[J]. 临床医学进展, 2026, 16(6): 540-548. DOI: 10.12677/acm.2026.1662250

experiences (ACEs) have been proved to have far-reaching multidimensional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psychosocial functions. Guided by Bronfenbrenner's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informed by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 (DTD),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CEs affect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CEs may directly induce typical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n adolescence, and may also lead to long-term consequences such as emotional regulation disorders,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degradation by influencing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prefrontal-limbic neural circuits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CEs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Keywords

Adolescent,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s, Mental Health,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有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比例已突破半数阈值[1],青少年群体是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2]。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发育和荷尔蒙水平波动的关键时期,也是童年期不良经历负面影响集中显现的敏感期,这种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和情绪调节,导致焦虑、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等心理问题与障碍[3]。童年期不良经历(ACEs)作为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公共卫生隐患,在人群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其深远影响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4]。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有 ACEs [5], ACEs 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且对青少年的影响可伴随至其成年后, ACEs 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6]。

2. 童年创伤性经历的定义

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简称 ACEs)涵盖一系列可能直接或间接威胁儿童生存安全、情感纽带稳定性及家庭环境和谐性的事件,具体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虐待行为、情感或身体上的忽视,以及家庭结构与功能失调等[7]。这些创伤性事件通过触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的应激反应机制,使个体神经生物学系统长期处于过度警觉状态,进而引发前额叶皮质发育受阻、杏仁核反应阈值降低等神经可塑性层面的适应性改变,最终塑造出具有病理学特征的长期应激反应模式。发展性创伤障碍(DTD)强调反复、持续的人际创伤可能同时损害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调节、依恋关系、自我认同与行为控制功能,为理解 ACEs 从早期暴露发展为复杂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重要补充。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在 ACEs 的界定、测量维度、不同创伤类型权重及保护性因素作用方面仍存在分歧,因此在分析其影响时应避免简单化因果推断,并结合个体发展阶段、家庭文化背景与社会支持条件进行综合判断。

3. 经历童年创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类型

3.1. 抑郁

据有关研究表明: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 [8]。研究发现,童年时期遭遇的不良经历被

视为抑郁症发病的关键风险预警因子,其影响不仅贯穿于抑郁障碍的严重程度评估,还与病情的迁延不愈、慢性化倾向及治疗抵抗性特征存在显著关联[9],童年期不良事件的经历越多,个体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就越大[10]。ACEs 是造成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11],创伤性事件可能会导致个体在情感、认知和应对策略等方面出现问题,从而使抑郁的易感性增加[12]。

有队列研究显示,ACEs 与青少年抑郁呈现显著相关性,有 ACEs 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没有 ACEs 青少年的 1.75 倍,ACEs 的不同类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忽视,而影响最小的是虐待[13]。ACEs 可能对青少年的家庭纽带与同伴关系造成侵蚀性影响,使其陷入情感支持系统的结构性缺失。社会孤立会削弱应对压力的能力,而抑郁症状又可能引发社交退缩,从而形成负性循环。

3.2. 焦虑

研究结果显示,2012 年全国抽样调查显示青少年临床焦虑症状阳性率为 46.2%,至 2019 年跃升至 73.2%,由此可见,焦虑是当代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14]。ACEs 可直接影响青少年焦虑症状[15],ACEs 及其中的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躯体忽视五个因子均与焦虑有显著正相关[16]。国外研究发现,经历童年虐待是引起焦虑症状的显著危险因素[17]。我国杜隆彬等人研究证明,在青少年群体中焦虑症状越重,则童年虐待史越突出[18]。

3.3. 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一种由暴露于极端威胁性或灾难性创伤事件后引发的延迟性、持久性精神障碍,具有延迟性和持续性特征,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成巨大威胁[19]。研究表明,儿童早期是人类大脑结构和功能可塑性的关键窗口期,这一时期若暴露于创伤性事件,可对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认知发展、行为控制及社会适应能力造成深远损害[20]。

调查结果显示,PTSD 的危险因素为童年期的情感虐待与躯体忽视[21]。个体若曾经历 ACEs,往往会对后续遭遇的创伤性事件展现出更高的敏感性。

3.4.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个体在无自杀意图的情况下,反复、故意对自身身体组织造成直接伤害的行为,且这种行为通常不会导致死亡[22]。据调查研究,在患有 NSSI 的人群中,曾遭遇童年创伤的患者占比约为 50%以上[23],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不良事件,如身体虐待、情感忽视、家庭暴力等,均和青少年时期出现 NSSI 存在着紧密且不可忽视的联系[24]。研究发现,引起青少年 NSSI 的首要原因为 ACEs [25],ACEs 与青少年 NSSI 呈正相关,并且可以预测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26]。

3.5. 强迫症状

国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ACEs 与强迫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27]。国内研究发现,ACEs 是影响强迫症发生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28],有 75.8%的强迫症患者曾遭遇童年创伤,且经历创伤种类越多,患强迫症的概率越大[29],特别是 ACEs 中的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与强迫症状有明显关联[30]。

4.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发展性创伤视角下 ACEs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由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该理论强调青少年的发展受多层次环境系统的影响,包括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及时间系统,且个体与环境是双向互动的[31]。将该理论用于 ACEs 研究时,应进一步关注各层级之间的交互效应:微观层面的依恋破坏、情绪调节困难与神经应激反

应, 可能通过家庭-学校互动、社区资源可及性和文化价值规范被放大或缓冲。换言之, ACEs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单一生物或单一心理路径, 而是生物易感性、心理加工方式与社会环境压力持续耦合的结果。

4.1. 微系统

微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并与之互动的最直接环境, 包括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等, 这是个体活动与社交的最直接层面,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显著。对于经历 ACEs 的青少年而言, 微系统中的照料质量、同伴接纳程度与师生支持水平, 会直接影响其安全感、情绪调节和自我价值感; 若早期创伤呈持续性和反复性, 还可能表现出类似 DTD 所强调的依恋紊乱、情绪失控和自我评价低下等综合性问题。

4.1.1. 家庭环境

研究发现,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32]。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 家庭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父母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兄妹亚系统等各个亚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一旦某个亚系统出现问题, 就会打破系统内部的平衡与稳定, 干扰其他亚系统的正常运行, 最终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利作用[33]。处于低质量家庭关系环境中的青少年, 往往容易因感知到来自家庭的冷漠、拒绝以及忽视等负面情感信号, 而在潜意识层面形成消极的心理暗示, 长此以往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34]。

4.1.2. 学校与同伴关系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深远影响[35]。不良的环境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形成暴力性格, 从而出现校园霸凌等行为[36], ACEs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校园霸凌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长期的校园霸凌中, 施暴者最终可能会形成反社会人格, 而受害者则会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37]。

当学校教育过度以分数和排名为导向时, 学生容易陷入非理性的竞争状态, 长期处于心理高压之下, 这种环境不仅会损害其学习动力与心理健康。不良的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目前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之一,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38]。消极的同伴关系会导致 ACEs 青少年出现孤独症, 学校适应不良等心理问题[39]。

4.2. 中系统

中系统连接不同微观系统之间的关系网络, 例如家庭与学校、学校与社区等系统间的互动。采用低要求的教养模式, 可致使 ACEs 青少年自律能力减弱, 不良行为以及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概率上升, 进而对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0]。在父母的教养方式体系里, 当采取消极拒绝型与严格管控型教育模式时, 子女易滋生出孤独感、自责倾向以及自卑心理等心理特质, 而若过度施行溺爱型、盲目顺从型或过度干涉型教育方式, 则可能致使子女形成暴躁易怒、任性妄为、冲动行事以及蛮横霸道等性格特征, 进而在社交情境中难以与同龄人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41]。因此, 中系统并非仅是不同场域的并列描述, 而是家庭沟通方式、学校支持策略与同伴反馈共同作用的连接环节; 当家庭与学校能够形成稳定的信息沟通和一致的支持性回应时, 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ACEs 造成的心理风险。

4.3. 外系统

个体未直接参与但间接影响其发展的环境, 如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功能、社会服务资源等。研究发现, 与高收入家庭相比, 低收入家庭的 ACEs 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 这可能与低收入家庭不能满足青少年的各种需求有关, 当青少年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可能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发展[42]。家庭功能失调可能成为子女抑郁情绪的诱因, 使其形成消极的认知模式, 并削弱心理韧性, 尤其在父母离异、丧偶或家庭重组的情况下, 这一影响更为显著[43]。此外, 社区心理服务、学校转介渠道和基层医疗资源

的可及性，也会影响创伤识别与干预是否能够及时发生。

4.4. 宏系统

宏系统涵盖文化、社会制度及价值观等广泛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方式、亲子边界和心理求助态度存在差异。在我国文化语境中，家庭常强调学业成就、集体期待与亲子责任，部分父母可能在生活照料上投入较多，却相对忽视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表达和心理需求；同时，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也可能使 ACEs 青少年延迟求助。因而，在讨论 ACEs 的影响和干预策略时，应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权威、学业压力、面子观念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特殊性，避免直接套用单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解释框架。

4.5. 时间系统

时间维度下环境与个体发展的动态关系，包括人生阶段的变化和历史事件。童年创伤经历次数的累积效应，构成了 ACEs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进程产生显著影响的时间系统因素[44]。相关研究表明，经历童年创伤的年龄越小，个体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越大[45]，这可能与儿童的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有限，面对创伤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关。同时，创伤暴露的持续时间、发生频率以及后续是否获得支持性照护，会共同决定风险是被固化为长期损害，还是在保护性环境中得到缓冲和修复。

综上，ACEs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动态交织、共同作用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虽然 ACEs 暴露确实可能提高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但家庭支持、学校环境、个体心理资本及社会干预措施均能缓冲其负面影响。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厘清不同 ACEs 类型、暴露时序、文化情境与保护性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为分层分类干预提供更精确的理论依据。

5. 干预策略

5.1. 个体层面

5.1.1. 创伤聚焦认知行为疗法

创伤聚焦认知行为疗法(TF-CBT)是针对创伤暴露儿童和青少年创伤后症状的循证治疗方法[46]，与传统 CBT 相比，TF-CBT 增加了创伤叙事和家庭干预模块，更强调了对创伤记忆的直接处理，尤其适合儿童及青少年人群。TF-CBT 借鉴了认知行为原则，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应对技能的建立和思想监控和处理[47]，现已成为儿科心理干预的“黄金标准”[48]。

5.1.2. 生活技能培训

通过教授应对策略、人际交往技巧和情绪管理等，增强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和应对能力。

应对策略：重建心理韧性，构建安全屏障。引导青少年识别可信赖的亲友或专业人士，学习主动寻求帮助而非独自承受。通过绘画、写作或角色扮演，在安全环境中重新讲述创伤经历，赋予其积极意义等。

人际交往技巧：重建信任，建立联结。通过“信任盲行”“拼图游戏”等团体活动，重建对人际联结的信任感，学习从语气、肢体语言中解读他人情绪，避免误解或过度敏感。主动参与兴趣社团或志愿服务，扩大社交圈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5.2. 家庭层面

5.2.1. 亲子互动治疗

亲子互动治疗(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作为一种成熟的治疗干预手段，在针对创伤儿童的治疗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该疗法经过不断优化与改进，旨在更贴合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49]，其

重点是改变父母和孩子的互动方式，以改变孩子的行为[50]。研究发现，PCIT 可以改善儿童和父母的各种问题，包括减少父母的压力、儿童行为问题、儿童创伤症状、消极的养育策略，以及降低虐待和忽视再犯的潜在风险[51]。

5.2.2. 家庭教育和支持

家长应以温暖的语言与切实的行动，向孩子传递毫无保留的关爱，杜绝使用带有评判意味的言辞，要给予孩子充分的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宣泄负面情绪，无论是委屈落泪还是愤怒爆发，都应被理解和接纳。

为减少家庭环境中的矛盾与不确定性，家长应致力于营造稳定和谐的家庭氛围，避免频繁的变动与突发状况。通过坚持规律的生活习惯，例如设定固定的作息時間、保持均衡的饮食安排，为孩子构建清晰可循的生活框架，这种可预测性有助于孩子建立内心的安全感，从而有效降低因环境波动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5.3. 学校层面

情感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成为亟待填补的“教育空白”，因此，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研究发现，SEL 不仅可以提高青少年社交情感技能，还能提高学习成绩[52]。这一教育模式旨在通过系统化的策略与方法，促进儿童在自我认知、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社会责任感及负责任决策等多方面的能力发展，进而全面推动儿童在学业成就、职业准备以及身心健康等领域的长远进步[53]。在中国学校场域中，可将 SEL 与班主任工作、心理健康课程和家校沟通机制结合，重点培养学生识别创伤反应、表达情绪和主动求助的能力。

5.4. 社区层面

构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设立专门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并配备具备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团队，提供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涵盖个体心理咨询服务、团体心理辅导服务以及危机干预服务，旨在助力青少年有效应对创伤后产生的情绪障碍(例如焦虑、抑郁等)以及各类行为问题。

5.5. 社会文化层面

5.5.1. 政策支持

拟定国家层级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规划，清晰界定学校、社区、医院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划分，构建完善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档案体系，并建立健全跟踪监测机制，达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从初步筛查到精准干预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政策设计还应关注 ACEs 筛查、转介和随访的标准化流程，避免单纯以症状消除作为目标，而应将安全环境重建、家庭功能改善和心理韧性提升纳入综合评价指标。

5.5.2. 公众教育和宣传

借助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心理健康知识，积极倡导“身心同健康”的先进理念，着力降低社会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程度。具体而言，可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渠道，精准推送科学的创伤应对策略，坚决避免传播内容渲染负面情绪。

6. 总结与展望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童年创伤性经历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

长期性, 不仅会导致焦虑、抑郁、注意力和记忆问题, 还可能引发冲动、暴力行为以及社交功能受损等问题。此外, 童年创伤还会显著降低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 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 甚至增加他们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看, 创伤经历可能导致学习能力下降, 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未来发展。因此, 针对童年创伤的干预至关重要, 包括早期识别、心理支持、改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 通过多学科协作、多层次干预实现从“治疗疾病”到“促进韧性”的转变。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童年创伤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具体机制, 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同时, 应关注如何为受创伤青少年提供全面的心理护理和支持, 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健康, 促进健康成长。后续研究可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 DTD 视角, 进一步检验生物应激、情绪调节、家庭功能、学校支持和文化因素之间的链式作用路径, 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纵向追踪与干预效果评估, 从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构建更全面的防护网络。

参考文献

- [1] 陈子玥, 蔡珊, 马宁, 等. 中国 9-18 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困扰流行现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3, 44(10): 1537-1544.
- [2] 鲁晓辉, 房晓萌, 张凤丽, 等. 石家庄市某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4, 51(6): 1803-1807.
- [3] 李倩, 李立圆, 周波.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学习倦怠的影响: 心理弹性和抑郁症状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25, 35(1): 25-29.
- [4] 袁红梅, 杨柳. 童年创伤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求与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2, 43(5): 81-84.
- [5] 张翱翔, 时忠丽, 顾婉航, 等.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研究[J]. 精神医学杂志, 2023, 36(6): 642-648.
- [6] 王澳伦, 张天成, 郭淑媛, 等.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关系[J]. 现代预防医学, 2024, 51(5): 842-847.
- [7] 赵洛维, 苏娟, 吴捷. 童年不良经历和保护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综述)[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 31(12): 1761-1768.
- [8] 林良均. 六育共构生动能育心——阳江市第三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实践案例[J]. 师道, 2023(3): 19-20.
- [9] 白玉, 舒畅, 王高华. 心理韧性在童年不良经历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作用: 基于网络分析的探索性研究[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25, 20(2): 73-78.
- [10] 吴昊, 周游, 陈洁. 童年期不良经历对研究生抑郁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4, 23(1): 80-83.
- [11] 郭兰婷, 张志群. 中学生抑郁情绪与童年经历、家庭和学校因素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7): 458-461.
- [12] 戎笛声, 位照国, 杨颖佳, 等. 童年期创伤对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成年抑郁症疗效的影响[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8, 27(10): 896-900.
- [13] 谢国蝶, 韩阿珠, 陈俐如, 等.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青少年抑郁关系队列研究的 Meta 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8): 1177-1181.
- [14] 曾安娜, 李杨, 胡梦蝶, 等. 云南某县青少年生活行为方式与焦虑症状的关联[J]. 现代医学, 2024, 52(7): 1063-1069.
- [15] 夏雅康, 邱模宇, 钟艳, 等. 情绪调节困难在中职生童年创伤与焦虑间的中介作用[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24, 33(8): 749-754.
- [16] 杜蕾, 张楠, 刘永恒. 童年创伤经历、家庭环境与成年后焦虑的关系[J]. 现代交际, 2020(20): 242-244.
- [17] Li, M., D'Arcy, C. and Meng, X. (2016) Maltreatment in Childhood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Adul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Proportional Attributable Fraction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6, 717-730. <https://doi.org/10.1017/s0033291715002743>
- [18] 杜隆彬, 陈小磊, 殷淑娴, 等. 青少年童年虐待、焦虑抑郁症状、认知功能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4, 51(3): 796-800.
- [19] 温红霞.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治疗效果[J]. 百科知识, 2025(6): 58-60.

- [20] 卢嘉佳. 家庭暴力引起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综述[J]. 浙江创伤外科, 2021, 26(5): 1007-1009.
- [21] 高蕴仪, 张亚倩, 陈素芬, 等. 六年级学生童年期遭受虐待经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状况的关联性研究[J]. 伤害医学(电子版), 2020, 9(1): 16-21.
- [22] 冯静, 海帆, 乔璟, 等. 伴童年创伤经历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情绪失调及抑郁症状的关系[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25, 42(1): 124-129.
- [23] Brown, R.C., Heines, S., Witt, A., Brachler, E., Fegert, J.M., Harsch, D., *et al.* (2018) The Impact of Child Maltreatment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Data from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MC Psychiatry*, **18**, Article No. 181.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18-1754-3>
- [24] 张苑, 董丽.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童年创伤、心理灵活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J]. 当代护士, 2024, 31(13): 127-131.
- [25] 孙琦, 闫静怡, 姚晶, 等. 童年期创伤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 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 2022, 30(1): 81-84, 148.
- [26] 贾鹏, 王维勋.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 人际关系与经验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J]. 精神医学杂志, 2024, 37(4): 382-386.
- [27] Destrée, L., Brierley, M.E., Albertella, L., Jobson, L. and Fontenelle, L.F. (2021)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the Severity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42**, 345-360.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21.08.017>
- [28] 齐素芳. 强迫症患者症状与大五人格、儿童期创伤经历的相关研究[J]. 精神医学杂志, 2016, 29(5): 325-327.
- [29] 王雪梅, 陈文, 王振, 等. 早年创伤与强迫症发病的关联研究[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6, 25(12): 1087-1090.
- [30] 陈美玲, 林梁俊, 高见, 等. 强迫症患者儿童期创伤及临床特征对其防御方式的影响[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22, 32(5): 381-384.
- [31] 刘杰, 孟会敏. 关于布郎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2): 250-252.
- [32] 张曼茹, 王国强, 刘健, 等. 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对青少年心理障碍的影响路径[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8, 27(4): 361-365.
- [33] 邓林园, 许睿, 方晓义. 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与青少年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83-91.
- [34] Umberson, D., Crosnoe, R. and Reczek, C. (2010)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Behavior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139-15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0308-120011>
- [35] 李旭. 论家庭、学校教育不当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 法制与社会 2010(15): 227-228.
- [36] 葛蕴仪, 徐水晶. 从家庭教育视角分析青少年校园霸凌心理成因及干预对策[J]. 校园心理, 2021, 19(2): 143-145.
- [37] 徐鑫文. 校园霸凌: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隐形杀手[J]. 教书育人, 2024(29): 22-24.
- [38] Afriat, M., De France, K., Stack, D.M., Serbin, L.A. and Hollenstein, T. (2023)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Adolesc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2**, 544-554.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22-02519-3>
- [39] 陈少华, 周宗奎.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7, 6(4): 76-79.
- [40] 杨雪, 宋佳殷. 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社会心理发展[J]. 人口学刊, 2025, 47(1): 78-93.
- [41] 单文. 论父母教育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 情感读本, 2025(18): 10-12.
- [42] 徐旻昱, 黎志华, 朱康慈. 低收入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轨迹的关系: 一项队列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 31(12): 1904-1909.
- [43] Huang, J., Xu, L., Xu, Z., Luo, Y., Liao, B., Li, Y., *et al.* (202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egnancy-Related Anxie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amily Function and Resilience in Chinese Pregnant Wome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BMC Women's Health*, **22**, Article No. 546. <https://doi.org/10.1186/s12905-022-02145-7>
- [44] 徐伟. 浅析家庭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影响[J]. 魅力中国, 2020(24): 362-363.
- [45] Angelakis, I., Austin, J.L. and Gooding, P. (2020) Association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ith Suicide Behaviors among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AMA Network Open*, **3**, e2012563. <https://doi.org/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12563>
- [46] Konanur, S. and Muller, R.T. (2024) A Community-Based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rauma Exposure on School-Aged Children's Self-Concept and Improvements Following TF-CBT. *Child Abuse & Neglect*, **154**, Article ID: 106921.

-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4.106921>
- [47] Gusler, S., Sprang, G. and Eslinger, J. (2023) Parenting Stress and Children's Trauma Symptoms over the Course of TF-CBT: Examining Differences between Relative and Foster/Adoptive Caregivers. *Child Abuse & Neglect*, **137**, Article ID: 106035.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3.106035>
- [48] Munguia, A., Ostrosky, F., Lozano, A., Castañeda, D., Lujan, A., Diaz, K., *et al.* (202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Functional Networks and Cognitive Changes and PTSD Symptoms in Maltreated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TF-CBT.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471**, Article ID: 115091. <https://doi.org/10.1016/j.bbr.2024.115091>
- [49] Warren, J.M., Hanstock, T.L., Hunt, S.A., Halpin, S.A., Warner-Metzger, C.M. and Gurwitch, R.H. (2024) A Naturalistic Evaluation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 and PCIT with Trauma-Directed Interaction (PCIT with TDI) in Australian Children Exposed to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Protection and Practice*, **2**, Article ID: 100028. <https://doi.org/10.1016/j.chipro.2024.100028>
- [50] Phillips, S. and Mychailyszyn, M. (2021) A Review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 Applications for Youth Anxiet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25**, Article ID: 105986.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1.105986>
- [51] Warren, J.M., Halpin, S.A., Hanstock, T.L., Hood, C. and Hunt, S.A. (2022) Outcome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 for Families Presenting with Child Maltreat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Child Abuse & Neglect*, **134**, Article ID: 105942.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2.105942>
- [52] Carpendale, E.J., Green, M.J., Dix, K.L., Tzoumakis, S., Williams, K.E., White, S.L.J., *et al.* (2025) An Exploratory Evaluation of Universal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Delivered during Elementary School to Australian Student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110**, Article ID: 101447. <https://doi.org/10.1016/j.jsp.2025.101447>
- [53] 冯嘉慧, 刘萍萍. 美国学前儿童社会情感学习与“心灵工具”课程研究[J]. 教育导刊, 2025(3): 89-96.